



端午过后,太阳渐渐火辣,绿油油的禾苗在阵阵滚烫的南风吹拂下,跟着一天天壮起来。父亲戴着草帽,拔光稗草,撒下化肥,喷上农药,稍有空闲就在田埂上徘徊,出神地凝望那一丘丘稻田。拔节,抽穗,扬花,结谷,禾苗在父亲精心的守护下魔术般地变化着。

过去,老家山多田少,人均稻田不足七分,早涝保收丰产的侧岸田更是少之又少,几乎家家户户的大米都不够吃。记忆中,一过春天,大人们就开始省着吃,以红薯、南瓜、芋头等粗粮补餐,把米饭留给面黄肌瘦的孩子们,日夜掰着指头算日子,盼望着早点“尝新”,吃上新大米。

屋东头的侧岸大丘,满田籽实丰盈的稻子,黄澄澄的,沉甸甸的,引诱着我们尝新的欲望。父亲眯笑着卷起旱烟,像一株红高粱伫立在田头,脸上是一种睽违已久的喜悦。他弯下腰,撸了撸袖子,拽着一根向大地鞠躬的稻穗,一遍遍细数谷粒,闻着扑鼻的清香。

父亲早早修理了扳桶、风车、打谷机,母亲补好箩筐、撮箕、竹耙,还用牛粪和稀,在后山渠坝涂了一块晒谷场。父亲选定完全熟透的侧岸大丘最先开镰。放水、割穗、打稻,挑谷、晒谷、扬谷,碾米、筛糠、装坛……父母早出晚归,家里那只乖巧的黄狗也一直紧跟其后,跑上跑下,形影相伴。那时,村里仅有一台碾米机,乡亲们大担小担地挑着新谷去碾房排队碾米,有时甚至排出门外,一等就是一整天。不过,他们似乎喜欢这种漫长却又幸福的等待,可以在闲谈里放松一下累了大半年的心情,打听尝新的置办,分享当年的收成。

小孩望过年,大人盼尝新。在过去的农村,尝新不可或缺,于农历六七月间新谷登场时择日举行,是一个仅次于春节、月半的重要习俗。对于大人来说,尝新,不仅是庆祝丰收,犒劳自己,更是意味着青黄不接的日子已经过去,新望晚稻满仓。尝新有早有晚,没个定准,谁家的稻谷熟得早谁先进行。一般来说,村子里前后相差不过十天,约定俗成,尽能办置,相互邀请,是以为“节”。

尝新普遍定在中午,因为须先敬天地祖先,菜品便要格外重视,做得颇有讲究。碾好新米后,母亲当晚就在



等我尝新

陈学阳

油灯下筛糠簸米,翻看黄历,选定好尝新吉日,和父亲盘算着置办。父亲从墟上买来爆竹、纸钱、檀香、蜡烛。还未等我睡醒,母亲大清早就做了一筛拎豆腐,杀了一只大母鸡,在老瓮里盛出一壶湖之酒,从梁上拿下年中最后留的那一块腊肉,还吩咐我去捉泥鳅……

在堂屋内和堂阶上,父亲分别摆上一张方桌条桌,各点一对烛三根香,摆好碗筷,倒满米酒,盛上新米饭,母亲端来炒腊肉、蒸海蛋、焖豆腐、煎泥鳅……放一挂爆竹,祭祀便开始。与“敬月半”不同的是,尝新得先敬天地,后祭祖先。父亲在堂阶郑重其事地烧三片纸钱,恭敬三作揖,念念有词:“请老天尝新,谢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!”接着又到屋内烧三片,面朝神龛拜了三拜,“请老祖宗尝新,谢佑儿孙无病无灾,平安幸福!”念完,礼毕,母亲把刚祭祀用过的新米饭倒进狗槽,再夹一块腊肉和两条泥鳅放在上面,让家里的黄狗先吃。每次,黄狗都摇着翘尾巴,先吃米饭后吃鱼肉。母亲微笑着说,连狗都懂得先苦后甜,做人更应如此。

为什么说尝新这天要先喂新米饭给狗吃?父亲讲述了这样一个传说:稻米原为天庭的珍珠米,远古时代并没有稻谷。神农担忧人间遭灾,便让他的白狗飘过天河,找到天神的晒谷场。白狗机灵地在谷堆里打了个滚,浑身粘满谷粒,然后又跳进天河,谁知河水把它身上的谷粒全部冲走,仅高高翘起的尾巴上剩下几粒带回人间。我们见到的熟稻穗,都呈倒垂的狗尾状,就是感恩纪念白狗的。

母亲用大铁鼎煮出的新米饭,白净,饱满,油光锃亮,散发着浓郁的清香。父亲请来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和邻里的叔伯,照辈分年龄大小,依次请他们入座,分享尝新的快乐。大家请年长的爷爷举杯,尝了第一口新米饭后,才依次端碗动筷。母亲则让我们坐旁边的矮凳上,反复叮嘱别掉饭粒。院子里的一些小屁孩,也跟着叔伯后面围了过来,他们不可以上桌子,父亲给每人碗里夹了一把菜,他们又眉开眼笑,一窝蜂地散了。饭后,母亲又用剩下的新米饭拌上新秣谷,喂给牛吃。她说,牛是我们家里的好帮手,尝新不能忘了它。

尝新如同中秋,一家子人要全部到齐。那年我上高三,学校补暑假课,父亲特地跑到十多里外的乡政府打来电话,问我什么时候回家,还从大伯借来陈米应急,把尝新节推迟了一个多月。参加工作最初的几年里,我因负责办公室工作,很少回家,父母把尝新节改了又改,硬是等到我回家,从未让我缺席,直到他们远离老家,住到城里,没有再种地。

如今,老家山田多已荒芜,少量的垌田也被流转给种粮大户,改种了一季稻。尝新,已在乡亲们各奔西东中渐行渐远,可在八十来岁的父亲心中,仿佛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,从不老去。每逢七月半回老家,父亲都要在田埂上逗留,审视那一丘丘曾经耕种过的稻田,他似乎闻到当年那一阵阵谷香。

祭洛夫

法卡山

师母说,中元节到了,给老师烧点纸钱吧
 他很灵验的。顺便给他写封信,要他保佑
 世界诗意盎然。好啊,但说什么呢?
 说雪落在相公堡的河滩上有不变的噪音,还是说
 活着与死亡皆为同一个归属?在人间,我们
 都在寻找灵魂的安宁与不朽,在渺渺时空中
 以诗歌获得救赎与来世的荣耀。逝去的人
 仅在纸张上留下汉字,他空无所有
 但甲骨文演变的象形文字终会在时空中
 投下湛蓝的阴影和虚构的未来。面对诗篇上
 睥睨宇宙的汉字,像哈姆雷特之剑,锋刃上
 烙刻着电闪雷鸣的诘问:谁听懂了文字中
 的火与泪?谁仍在大地上海漂泊?像鹰,有孤独
 的威望,以及傲视万物的安详。回来吧,无处
 不是放逐,无处不是找不到岸的漂木
 天涯明月终将抵达故土,美学上的衡岳山水
 才是皈依之所。所有的躯壳都是虚幻的,唯有
 文字之谜裹挟着乡音在燕子山的小路上漫步
 我只能在四季的轮回中祷告:您那不老的诗魂
 终将被故乡的月光晾成一页页经书

破风者

徐志强

嘟…嘟…电话响了两声后戛然而止,然后出现一个女声提示:您好,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我知道,这是被对面的家伙给挂断了。

我打的这个号码的主人,是一位张姓的配送员。他载着我的午餐,载着我失落的胃的希望,竟然迟到接近两小时。他与我之间四公里的路程,似乎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。我很生气,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,作为年点外卖超过一百单的外卖重度依赖用户,我虽然遇见不少服务快捷、文明礼貌的配送员,但品格恶劣的家伙也有很多,他们接了超出能力范围的订单,便开启长时间断断续续的耽搁。这位系统显示送单20件,平均评分3分的张姓配送员明显属于后者。

等待的期间我备受煎熬,他每前进0.1公里,都足以让我的胃传来些许舒适,救星就要来了!每隔三十秒,我刷新一次配送员的最新定位,上面显示3.7公里,3.6公里,然后停留在3.5公里处整整十分钟。此刻我早已饥肠辘辘,胃已经传来一阵又一阵痉挛的痛感。为什么不接电话?你还能不能送过来?我尽量平复自己的情绪,给外卖员发短信,然后开始满屋子翻箱倒柜寻找零食和任何可以果腹的东西。

没有回电,只有一条短信传来:不好意思,我这边出了点状况,我会尽快给你送过去的。我的耐心几乎要消耗殆尽,在饥饿的侵蚀下,我简直变身成一个满腹牢骚、破口大骂的小人。但别无他法,重新下订单的话,商家接单,制作好菜品,骑手赶赴商家接单,到最后送达,这一套流程实在是太长了。而且,难保下一个配送员足够靠谱,不会让我等待另一个漫长的两小时。

二十分钟之后,阿弥陀佛,门铃总算响了,我打开房门,一个帽檐滴着雨滴的可怜家伙站在外面,也不说话,递给我一份饭。

没有给他任何好脸色看,接过湿淋淋的袋子,我直接将门用力地关了。我觉得我做的没错,这是给他挂断电话的惩罚。即便有什么紧急原因,他为什么不回电给我,及时说明情况呢?

可能是不想让我差评,外卖员又发来短信:对不起!外面雨太大,我骑车在路上摔了一跤。撒谎!这个人肯定在撒谎,他是在为自己的拖延找借口,我见过很多次这样的情况。我嚼着已经凉下来的寡淡无味的饭菜,与残羹冷炙的滋味也差不厘了。我随手点击了差评。

窗户传来了动静,是呼啸的风声刮得窗户振振作响,淅淅沥沥的雨敲击在玻璃上,遮住了城市的夜景。刚才那位张姓配送员,他就是在这种恶劣的天气环境下送餐,这么看来,迟到似乎也情有可原。他说自己摔了一跤,该不会受伤了吧?我的怒火才平息下来。

当天傍晚,外卖APP的客服给我打电话:徐先生,不好意思,影响您的就餐体验了,但我想向您解释说明一下,骑手是一位聋哑人。

听到“聋哑人”这三个字,我的脑袋嗡嗡作响,客服其他的话我都听不太清了。我重复着:“没关系,我知道了。”脑海里一个声音在喃喃念着,给我送餐的骑手,他竟然是一位聋哑人!我以为他欺骗了我,可他根本没有办法向我解释!我尝试着给他取消差评,但已经无法更改。

这件事和茫茫多的愧疚一直压在我心底。后来,我的身边有位勤工俭学的同学也去做骑手。他为了挣足生活费,奔忙于早餐店与宵夜店之间,皮肤晒黑好多个色度,以至于开学时很多人差点没有认出他。这种本该让人脱帽致敬的行为反而滋生了一些闲人的闲言闲语。贫穷不是罪过,那些没有挣扎在温饱线的人不知道,勤劳和可耻无论如何是挨不到一起的。时间转到今年八月份,“利奇马”台风殃及东南沿海城市,一位上海的朋友和我说,周末出门不便,点了份外卖,风雨很大,配送骑手的帽子被风刮飞了,头发湿漉漉地耷拉在额头上,看起来很是狼狈。

仿佛昨日重现一般,被风刮跑帽子的配送员,聋哑的配送员,勤工俭学的配送员,这些形象毫无间隙地在我脑海里重合在一起。这是怎样一群人呢?我好像看到这样一幅场景:狂风暴雨中,天暗如寒夜,他们骑着散发出微弱光芒的电动车行驶在积水的马路上,就像擎着火炬的人试图冲破重重迷雾,冲向光明的未来。